

宋氏三姊妹

## 宋氏三姊妹

Emily Kahn 女士原著  
秦譯

譯者按：——國人對於宋氏姊妹在國家在社會之功業，均早洞悉，固不必自西人之文字中，間接領悟。惟宋氏姊妹歷年來之努力，已深入世人之心目；此書中，西人對宋氏姊妹之認識，宋氏姊妹之崇仰，泛溢於字裏行間，而於頌讚中國女性之偉大，發揚中華民族之光榮，亦無不自然流露。此書之價值在斯，譯者譯此之微忱亦在斯。

作者海小姐，僑居中國有年，對於中國之風土人情，亦甚熟悉。與宋氏諸姊妹，俱有誠摯之友誼，是以所言俱甚真切。作此書時，重慶累遭空襲，作者雖居防空壕中，亦手不停揮，足見其欽仰宋氏姊妹之深；切望世人能自其文中，知悉此中國之三大女性也。

## ——前言

中國人的姓，是一個普通的中國字，把它專用在姓上面的，那是多年的習俗是如此。譬如有一位先生姓「張」，知道他的人決不會把他當作「開張大吉」的「張」字，而知道這是一個姓字，正像西人不會把史密斯解釋到鐵匠上去一樣。中國人的名字，大多是兩個字，連在一起，是寓有一種意思的，聽憑題名的人自願的。有些人把他父母定的名字用下去，有些中途自己改上一個——中國人比較西人喜歡易名。譬如說一個很普通的女人的名字是，佩五，那就是說身上佩了一塊玉的意思。這種題名，在西人是會覺得很新奇的，它留給我們的印象也很深。就是我們熟悉了之後，也仍舊會覺得特別的。正像當中國人見到 (Theo Forra) 「西奧多洛」的名字之後，會想到這字的傳授是一「天賜」的意思。可是在中國人本身却從不把名字來解釋，名字是兩個連接在一起的字而已。

所以宋氏三姊妹的名字，我們應該說「愛齡」，「慶齡」，「美齡」。不要把他解釋到「愛」呀，「美」呀，「慶」呀這些字面上去。美國有幾本雜誌把這幾個名字解釋之後，把一個短句，當作了中國的人名，豈非笑話。

在中國是很普遍的，父母為子女題名未有排行的，那就是說兄弟姊妹的名字有一個字是





相似的，宋氏姊妹名字上的「齡」字，是當作「年齡」解釋的。可是這實在用不着去講到意思的，祇要聽上去悅耳就是好名字，除非那家長是一個學究，他是要在這上面用功夫的。普通祇要那名字喊得響亮就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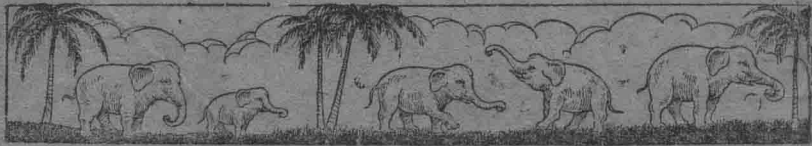
有一部份人以爲「齡」是「長壽」的意思，所以把「美齡」二字解釋到「美而長壽」上去。還有一個和宋家相識的朋友，說得更遠了，他說「齡」字就是英文中「Durable」（親愛的）大令」的令字，那實在差得太遠了。其實，這一點我們用不着去考究，因爲這是中國人題的名字，翻譯出來，和原意是大有出入的。

「愛齡」或者「藹齡」可作「好友的生命」或者「長遠的仁慈」解。「慶齡」可作「光榮的生命」解。「美齡」可作「美麗的壽命」解。如果把「齡」字去掉，把前面一個字翻譯出來，依照中國的文法可以成功一個抽象名詞，那麼我們有許多解釋。孔夫人可稱「仁慈」。孫夫人可稱「光榮」。蔣夫人可稱「美麗」。在目前，她們的名字正像英國女皇伊麗莎白或者羅斯福夫人愛琳娜一樣的重要。這一個比較也並不好，因爲宋氏姊妹是中國女性，他們是不喜歡把自己名字過份宣揚的。中國的人民知道她們的是孔夫人，孫夫人，蔣夫人。

中國的「命相」術是非常神妙的，他們可以把遠地的人，不在眼前的人的命算得很準確。如果你關心你朋友的命運，而他自己又不在近處，你祇要把你朋友的生辰八字告訴那位算命先生，你就可以知道你朋友的每一件事，過去未來，從頭至尾，不漏一點。

這種預言家，當沒有主顧的時候；他們就把幾個大人物的八字拿來算持，藉以消娛自己。宋家是算命先生最熟悉的。至於宋家的人有沒有自己去問過命運，做過這迷信的事，那是沒有人知道的。可是她們三姊妹都是預言家們最喜歡討論，觀察，研究的人。

算命先生會看相，有幾個可以從一個人的面部或頭部的形狀上，形容出那人的性格。中國人還有一本相書，從一個人鼻子的形狀和顯骨的高度上預言到那人將來的前途這，是一個很普遍的智識，依着規律走的；正像每一個看手相的，從手紋上看相的一樣，所以每一種



頭的形狀，在每一個相面先生的話中都是一樣夫運的；換一句說她們都是丈夫的幫助人，那相面算命的人來告訴這些，在中國就是三尺的孩提也好的妻子，也是很好的幫夫者。可是這些算命先生到從報紙上剪下來，還有那孫夫人的幾幀玉照，很少的幾句術語，把它傳登出來，當做自己營業的廣告用。可是大眾對於這些廣告的興趣却是非常濃厚的。

照那些相面先生說，鵝齡的臉是一瓜子臉，或者一鵝蛋臉。在中國，鵝蛋臉是大眾愛羨的，他們鑑別美人的一法，是從那女人的後面看去，以不見顯骨為美；大家都說孔夫人是合乎這條件的。瓜子臉不表示出美，而且還表示出聰明和實事求是的思想。孔夫人不喜歡拍照，很多人見不到她的真面目。而這些所談的相却都非常準確。

鵝齡的臉是圓而小，每一部份都是端正而秀。這是一種尊嚴和華貴的臉，屬於公主的一個險。從那弱不禁風的體格上，愈顯出她那剛毅的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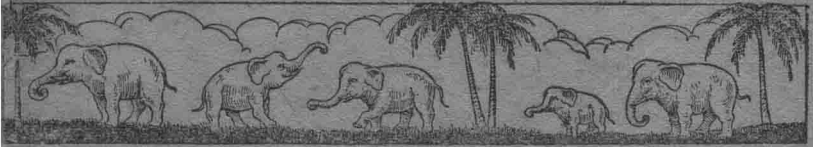
美齡是姊妹中最美麗的一個，但是她却不大上照，照片上是不能作準的。她的顴骨很高，相面者都注意到這一點，大家都拿手指着蔣夫人的相片說，那顴骨表示有「權」。可是人們要奇怪那相面先生是否把其他的女人也是這樣看法。他們在孔夫人的臉上怎麼不說上一聲「權」呢？他們難道不知道孔夫人嗎？不，實際上這瓜子臉，鵝蛋臉，是不可思議的。

辛亥革命對於中國的女性帶來了許多大事。我們讀過歷史的，當我們讀到中國革命的時侯，第一件事使我們記得的就是一放足，但是還沒有許多解放的事更來得有意義。在中國的家庭生活中，女性是握有特權的，但是辛亥之後，她們也比前自由了，她們也很心切地想踏到那塊從來沒到過的新場所去，但是她們是這樣的胆怯，脚步是這樣的慢。

中國女子的解

慢；譬如，多妻制度還祇有在幾年前宣告非法，至今尚還在

宋氏三姊妹是同樣的都有幫稱頌的。其實人似也不需要，孫夫人，和蔣夫人，是很，把無數的蔣夫人的照片，都收集起來，常常批上，見到有多少女人注意到這些，



在；而且有幾寒冷，有瀰足之阻。一切的改進都是在城市中發生的，多數的青年女性對於新的一切，都充滿了熱望。有幾個爲了爭取自由，個人參加過工作；有幾個女郎甚且拋擲過炸彈，參加過革命戰爭，和男子們聯成一線，爲自由平等而奮鬥。但是在鄉村中這些却是發達得極慢。

熟悉中國情形的人們，知道在上等和中級的中國婦女，雖然她們在家庭中仍像牛馬般的操作着，可是在社交上却是很有地位的。這並不是自今日始，在辛亥革命之前就早已有這情形了。在家庭中，年老的老太太，有財有勢的丈母娘，都有很大的權力。對於怕老婆的笑話，中國和世界各地都是一樣的多；這些女性就是中國女子自由運動的推進者。她們要求和男子受同等教育的權利，和男子盡同樣的公衆服務。這一個革命的趨向，就是宋查禮的三個女兒生長的時代。

中國的人民對於宋氏姊妹之有今日，都並不驚奇。反之，美國人對宋美齡爲國宣勞的功績却覺得有些奇怪，究竟他是怎麼樣開始的。但是這一切都已成了掌故，對於宋氏的努力已不像是一樁新奇的事了。中國人有一句古詩：「不重生男重生女」，這句詩隨着宋氏姊妹的發展而越發的流行起來。

這句詩的出典是在唐朝明皇的時候，楊貴妃以她「回頭一笑百媚生」的姿色博得了明皇整個的心靈，於是她的親友都占了絕帶富貴。現在這句詩却成功了人們發生騷時候常說的一句，每當人們聚在一起高談闊論，討論政治的時候，這句詩就會流露出來：「不重生男重生女」，在古時的，就是在古時也是這樣。他們擁抱着一顆希望宋氏姊妹。

其實楊貴妃和宋氏姊妹是完全兩樣的人格。他會說：女人參政總是這事，這事把國人去明白這一點是辦不到



楊貴妃，如果她能睜開眼睛來，對於這朝政者一定要驚奇得說不出話來。這些奇怪的女人，她們的生命完全寄託在皇宮外面的是誰呀？到了這樣華貴的地步，爲什麼還要東跑西奔，到處爲家，還要使着高聲向民衆演講呢？爲什麼她們不把自己當作皇后侍奉呢？把貴妃和孫夫人一比，貴妃不過是一個迷人的妖姬而已。祇有仁慈的孔夫人會明白貴妃是一個歷史上的美人。

## 第一章 宋查禮受到了美國的教育

在基督教傳入中國之初，中國人民對於西洋的傳教士都抱着一種反感。所以會釀成拳匪之亂，當時幾乎把基督教從亞洲驅逐出去，雖然這情形是非常的惡劣，但是在北京的朝廷大臣，和一般碩學鴻儒，對於歐洲的文化却開始發生了興趣。慈禧太后素來不喜歡外國人，可是她却很願意知道一點西洋文化。中國的人民自視甚高，他們居然能放棄成見，承認中國之外尚其他的文化，那是極不容易的事。他們都以爲外國人不過比蠻子好一點，幾百年來他們不斷地差人到中國來一定也有他們的特點，足供中國人的研究。他們知道馬哥孛羅在元朝的朝廷裏占過很重要的地位。當他們知道歐洲美洲各都城都有大學設立時，他們的求知慾也就跟着起來了。

於是慈禧太后就特地備下獎品給一般敢出洋留學，學習西洋文化回來的人，賜號「洋翰林」。那般有一「洋翰林」銜頭的人是最好的西洋學者，從他那裏可以知道一切數學，哲學，政治，文學，還有各種科學，土至天文，下至海洋學。可以說是博學多才，無一不精。在慈禧和她的大臣心目中，都以爲那般洋翰林是能在幾年中把西洋的智識搬到中國去。

這一個新的建議，經過太后的同意，就造成了這種西洋教育，而也是新思想傳入的源流。年輕的富家子弟相率出聘到牛津，劍橋，哈佛，巴黎等大學去攻習。今天看起來，當時那般中國的父母爲什麼把這事看得這樣重，把自己的子弟去研究別國的文化，而忽略到自己的



文化？可是當時那般做父兄的，也決沒有想到三四年後，從外國回來的子弟會對中國的情形這樣的不滿，切望要去改革。

原來當時的父母能這樣信任自己的子弟也有一個理由在裏面，中國人是看輕別國人的。他們都不相信有其他文化可以把自己的子弟吸引過去。他們以為一個讀過中國古文的人，受過中國禮教薰陶的人，是決不會被野蠻人的思想乘虛而入的；他可以上外國受外國的教育，把他要的藏起來，其餘的就拒不收納，那麼回國之後仍舊是一個十足的中國君子。如果他能帶回一點新的有趣的哲學回來，那是更好了。那時候他們還沒有做到近代科學的惡夢；他們決沒有料到將來會有這樣痛苦的爭執，這樣激烈的戰爭，來保持他們幾千年來舊有的生活。在他們無邪的思想中，以為每一種智識都是好的，都是可以拿來應用的。

在青年們這是非常興奮的事，向幾千里外的客鄉進發，把客鄉的大學當做了家鄉看待，把異鄉人當做了知己。有幾個人是很快地就習慣了，有幾個人却找不到異鄉知己，過着很冷靜的旅居生活。然而他們却都學到點東西。七十年前，中國就有講到留學生的笑話，描寫着他們洋派的風度，他們的短衣窄袖的洋服，還有他那要顯露本身是留學生所講的英文或法文；到今天這種笑話還是存在；當在台上演出的時候，下面的觀眾都會大笑特笑，這是現代中國喜劇的最好資料。

可是他不但是一個被人家當做笑料的人物，他而且還是一般無資留學青年人嫉視的人物。這一種新的情形使許多的中國青年人的希望和慾望都熾盛起來；留學變成了中國富翁們培養子弟的必需品，正像美國西部的人士要把子弟送到大學去一樣的情切。在一八七〇年的時候，留學仍是樁富有人家子弟的特利，那時候在中國有一個很誠實的青年，他把游學夢想着，可是他卻沒有這權利。

他雖然也航行到了美國，但是他在西洋的將來却是屬於另一種的。他的工作不是精雅的研究，也沒有顯赫的將來；他到美國去是去幫他的舅父，像一個服從



的青年人般，在波士頓一另店裏工作着。

宋耀祖（譯音）的家庭有一個枯燥的計劃替他籌備好，根本沒有想到那西洋的教育。耀祖的思想是兩樣的，可是他却没有把它講出來，那是一個九歲的孩子極普通的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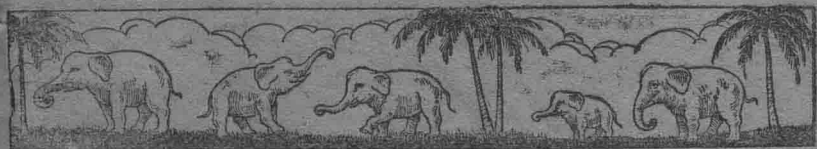
宋耀祖是坐那一隻船到美國去的？已是無案可查，可是他們決不會想到在這次航行中把中國的將來完全變更過來。後來他告訴他的子女，就是在這個時候，他也極力反對去做一個小店老闆，去適應那十九世紀的家族店的環境。宋家祖居山西，爲了內戰，避居海南，那時候耀祖還沒有出世。他的祖上跟着別的中國南部的僑商到了美國。在美國的東岸開店立業。在中國，人們都說廣東人是善於經商的；耀祖的家族就有這一個特點和天才。我們在美國的人，祇知道那些在唐人街小店的外表，當我們走過那裏的時候，或者去吃一碗什錦飯，去吃一碗雞絲炒飯，我們喜歡帶着好奇的心理從那暗暗的窗上望進去，我們把這些都當作一另另小店，一種獨立的生意，是一般流浪到我們城市中來的中國人所開設的。

事實上，一另不論在國外或者國內的中國小店，都是屬於一個大族的。每一另小店是一個有系統的家庭組織；每一個股東都和老闆有一點親戚關係的。許多中國的大財主都是從一另小小的，狹窄的一間門面的小店，或者一另精細的飯店和古董店上發展出來的，他們在每一省中差不多都有分店，就是在美洲，澳洲，法國，美國的中國店也是這樣組織的。

耀祖跟着他的一個舅父到了波士頓的店裏，在那裏他應該去學習些美國情形的生意，當然這還脫不了中國固有的情形。他的舅父是第一個到美國的茶絲商，店是他開的，但是沒有兒子，所以他就依着舊法把耀祖立嗣過來，把他帶到波士頓，以爲他將來專業的承繼人；這時候他祇有九歲，依照中國的成年計算，還要再過六年方才成人。

耀祖在那裏學了三年生意，在波士頓的中心，在一個中國的家庭中過着中國的生活。那時候他認識了幾個人，這就是他的前途改變的由來。有兩個從上海來的青年常常到他店裏去談天，一個是溫炳昌（譯音），一個是金山舟（譯音），兩個人是表兄弟，遣送到美國去留





學，他們是中國教育考察團的團員，那團是一個廣東留學生容文（譯音）博士組織的。這一個團體在美計劃勾留十年，但是一段將來的姻緣却在這時候奠定了，他們表兄弟倆和一個上海的少女是姻親，而那個上海少女也就是將來耀祖的妻子。他倆到了美國之後，第一步就先到那另波士頓的店裏。

那兩個青年學子和那個聰明的孩子暇時常常講到他們的學校生活和他們每夏必去的夏令營的生活。當然他們有時談得稍為過份一點。他們到那另店裏去得很勤，他們還批評耀祖站在時代的後面，把夜校認為非常滿意的去處。耀祖聽得久了，他的嘴裏當然也會流露出這種話來。在他朋友的鼓勵下，他就向他舅父提出要離職求學的請求。

這是無用的。很自然的，他的舅父還有其他在美的家族都對他的野心表示不同情。耀祖的將來是很好的，他可以和他先人一樣工作着，像一個勤力的螞蟻般工作着，為店務發展，做成一個狡猾的商人，成立一個信用。應該是如此的。

這時候那美國的潛伏的影響，終於，傳入了那所頑固的中國房子。當耀祖十三四歲的時候，他的動作完全是一個美國童子的動作，他做的事也是美國孩子所做的事——他逃走了。這是不肖的行爲，可是這却不能避免。他對於波士頓的碼頭很熟悉，他就偷偷地上了一只小船，船名 *S.S. Schuyler Colfax*，是一只一等的輪船，是向南航行的。但是耀祖却不計較這些，他祇希望走開這裏。

因為他是一個偷趁船的，當然他是被人捉住了，交給了船主，船主查禮瓊斯 Charles Jones 是一個很仁慈很熱心的人，此外他還想得很週到。他並不把他送到陸上，他對於那出走的中國孩子懷着一種疑惑。耀祖懷着一半恐懼，一半熱誠，把自己出走的原因告訴他，怎樣他想到學校裏念書，怎樣他的舅父不答應他。他已經長大了，再長大起來就遲了。他求船主答應他離開波士頓和那另店，我尋一個機會來實現他自選的目的，不情願在人家壓迫下做他不願做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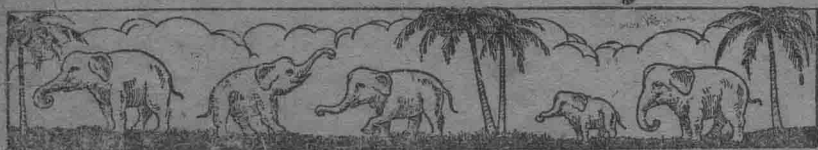
耀祖有一個很明顯的人品，而那個船主又是這樣仁慈和熱心。他對於那個在波士頓的舅父認為很不滿，而且他是向南進發的，在這時期中他很可能考慮一番：——這樣耀祖就在船上當了一名侍役。

每逢星期日，那船主就告訴他一點基督教義，每次船抵波士頓，耀祖就躲起來，到船離開波士頓之後，重復在船中出現。實際上，那船主也不能把他送回給他的舅父……有一次當船抵北卡洛立那省，威爾明頓的地方的時候，那船主上岸去探望兩個朋友，一個是洛吉摩亞大佐 Colonel Roger Moore，一個是賈德威夫人 Chadwick，她是南方監理會教堂的一個熱誠的工作人員。他們談起耀祖，賈德威夫人把這個問題送到了李高牧師 Reverend T. Page Ricard 那裏，他是第五號街監理會教堂的主持人，對於那孩子的精神覺得很奇怪。於是宋耀祖就在那裏受了洗禮，題名宋查禮。他的名字是來記念那位船主的。

這一樁事引起了威爾明頓全城的注意，李高博士不久就把查禮的事在卡爾將軍 General Julian S. Carr 面前提起。卡爾將軍是一個南北戰爭時的南方軍人，也是一個呢絨織造廠的廠主，一個富有的大善士。他決定幫助查禮求學。這樣查禮對於中國革命的事業已踏上了第二步。卡爾將軍把他召來訓話，他來了，他被將軍看過，最後他是勝利了。將軍把他請到他的在杜亨 (Durham) 的大廈裏，在那裏他見過許多孩子，可是從沒有見過一個中國孩子。

那時候宋查禮求學的監理會宗教大學，是一個在倫道夫區的小小地方。第一年，那孩子是在預科裏讀書，但是由於他的孜孜不倦的求知精神，不久就升到了大學裏。他住在迦納威教授 Professor W. T. Gambray 的家裏，跟着校長克蘭文博士 Dr. Braxton Craven 研習功課。克蘭文夫人教他英文，以奠定他的基礎。這些仁慈的人士的心中都以為查禮是上帝賜給他們的。經過這有規則的訓練之後，難道他不能替他的祖國做些有益的事嗎？第一年在聖誕節之前，那個在學校裏的孩子就被帶到教堂裏，克蘭文博士當面就授與他傳教的使命。

想到他朋友對他的期望是非常的深切。在賽珍珠的「Fighting Angel」



書中也會經講過美國教堂裏的人很熱心地捐款維持傳教徒向中國進發，也就是在這個相當的時期。查禮的恩人一定也想到那個侍役是上帝的意思來交給他們的。美國的傳教士雖然也都不錯，可是總敵不過一個中國人的有刁，所以監理會的教士都很仁慈地教導他，在上帝的方下把他培植起來。

同時那個宋家的立家人正像卡爾將軍的自己兒子般活着，把那老年的將軍稱做父輩，同時也很擔憂他對於那老人的經濟的依賴。在假期中，他一定要賺些錢，買賣書籍，把他從船上學來的技能，到每一份人家去結結吊床。查禮的奮鬥正像是一個英雄，興奮，獨立，窮苦，幸運，無不俱備。二十年之後，卡爾將軍得到了他應有的酬報，當他到中國去的時候。他說：「他們把我當作一個皇帝般看待。」

二年之後，查禮轉學到泰尼西省納斯凡爾的文特別德大學 *Vanderbilt* 裏，目的是爲了想和回國來的傳教士有較多的接觸。

當他離開克蘭文夫婦的時候，他非常的不快。他送給克蘭文夫人一張吊床，同時還說了一篇很小心很有禮貌的謝辭，他的眼淚也掛下來了，抱住了克蘭文夫人接了一個再會的吻。

從一八八二年至一八八五年，查禮在文特別德宗教大學裏求學，他和每一個人都要好，除了一位代理教務主任溫登博士 *Dr. George B. Winton*，他有一篇寫述查禮的文章，裏面說：「宋是一個輕浮粗率的矮小的人，很會活動，談吐很有趣，但是不是一個好學生。他對於宗教沒有顯著的興趣，說教也不够。事實上，他回到中國之後，立刻就向商業方面發展。其時，他和一個女人結了婚，她一定是他的上級人員。」

在溫登博士的報告中，那後面幾句話當然是最重要的。查禮的離開教會服務的確可以引起許多對他懷有厚望的師友驚空驚奇和憂鬱，可是那時候他實在有有口難辯的苦衷。讓我們看看和他同時的一位德索爾牧師 *Reverend Mr. Tuttle* 對他的認識：——

我和宋先生相識二年有餘，一八八三年，我們就在文特別德大學裏碰了面。在一八八五



年那是我第一年到五號街的教堂裏去。他在我家裏住過幾個禮拜，教堂裏的人都認為他是聖徒的兒子，他祖國的最適宜的傳教士。在他住在我家裏的時候，他曾經在教堂裏說過兩三道，不特英語流利，而且所言都能使聽的人深入人心靈。

還有一個同級的同学芬克先生 James C. Fink 說：——

我和查禮相識的時候，我還是一個學生，他富有天才也厚於待人，我還記得把他介紹給同學的時候，他笑容可掬地對我說：「快一點吧！不然要太遲了。」

他的同房間的同学（雷德 J. B. Wright 後為基奧乾亞省開羅的教會主持人）說他的身體很矮，但是很強壯，永遠帶着愉快的神色，在同學中很受人歡迎。

在夏季裏，他仍回到卡爾將軍的家裏，同時他也是鎮中商業要人南門先生 James H. Sothgate 最喜歡的人！他和南門先生的妹妹安妮小姐很知己，他送給她一張照片，和她常有信札往來，他回到中國之後，亦從未間斷，一直等到一八八六年，安妮小姐死了之後。

有一封他給她的信中，曾經說過：「我愛你比任何在美國的人來得厲害。」當她死的消息傳到他的耳中之後，他有一封信給南門先生：

安妮小姐的死在我是件很傷心的事，雖然在另一方面，我們也應該快樂，因為她在天堂中一定比在世間快樂得多。求上帝能安慰你們，當我們今生的工作完畢之後，我們也許可以在那天堂的岸上會到她，那裏我們再不會有分別的事。

安妮小姐是我最知己朋友中的一個。她那純潔的基督教徒的行爲是足以做後人的模範的。當我離開美國的時候，我決沒有想到她會去得這樣快，也根本沒有想到我們就此永訣了，這真是一樁傷心的事。上帝賜給人們的鮮花會從人們那裏摘去，但是在天堂的花園，那朵同樣的鮮花一定已經在怒放蓓蕾了。你應該非常快樂地睡在天主的旁邊，你一定非常快樂地從世間的憂苦抵達了天堂的快樂。求上帝監視我們不犯罪惡，把我們帶到天堂，在那裏我們可以見到舊時的朋友，知己，永遠在基督左右活着。



這是一封宋查禮訴吐衷腸的信，字裏行間，都能表示出來。

當他到上海去的時候，他的新的傳教形式在美國也有人應用。當威爾明頓等地不斷地開會討論那中國的孩子們的時候，祇少帶上一點投機，而現在却可以知道，不是徒勞了。在那小鎮的人們，每逢他沿門賣吊床的時候都很熱誠地招待他，有時還被人請進去喝一杯咖啡，吃一塊蛋糕。那杜亨地方的每一個園子裏都很安靜地搖動着那隻從中國孩子手裏打出來的吊床，是多麼有意思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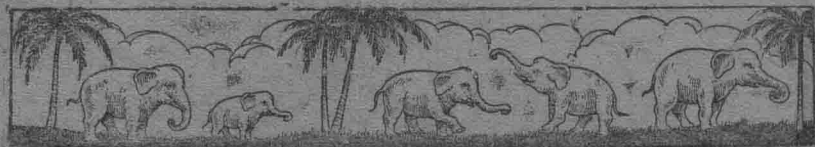
日後，他對他的子女們講起他在北卡洛立那的學校生活，他喜歡回憶到當他最早進學校時候的晚景。當他在黑暗中摸索進房的時候，他看見角子上有一個帶着冷笑的南瓜頭，在那眼洞裏有一支蠟燭閃着光，還有那闊大的牙齒。在美國的孩子現在已沒有這種嚇人的玩意兒了。可是當時的查禮却嚇得目瞪口呆，同時藏在房角裏的同學都笑出聲來。那時候他也許忘記了自己是一個基督徒，而以爲這是鬼……

他的大女兒講論在五十年後說起她的父親，她說：「先父經過了一秒鐘的猶疑之後，立刻就大踏步走向南瓜，朝南瓜的鼻子上一拳揮去。當然這是打破了。此後，同校的孩子們就不再尋他開心了。」

他有一張在北卡洛立那時的照片，顯出一個穿着美國服裝的強健的孩子，他的頭髮路分在近中，向兩面垂下。足是交叉的，手是隨意的放置的，他的目光向前直視，眉毛是皺在一起的。他的鼻子有些朝上，他的口和下頷都顯出他是一個剛毅的人。他看上去是一個強壯的，有希望的青年人，從早年的相片中我們就可以見到他的一切。

那張照片上，那式樣奇怪的椅子和背景上的布，都顯出這是一張有時間性的照片。看的時候，真使人不相信，那些查利背上的彎曲的道路，香烟繞繞的古廟，還有那東方的綠草地，那從他背心上掛下來的錶鍊，却能告訴他在美國學校的教室裏和聚會時是怎麼樣子的。

那錶上刻着一行字：「近來，國感到了影響。」



## 第二章 宋查禮的家庭

一八八六年，宋查禮回到了上海，那時候的上海已成了世界上有名的城市，許多立體式的建築在各處出現，每一個設施都已漸臻歐化，祇有黃包車，古董店，和中國人，還保存着東方色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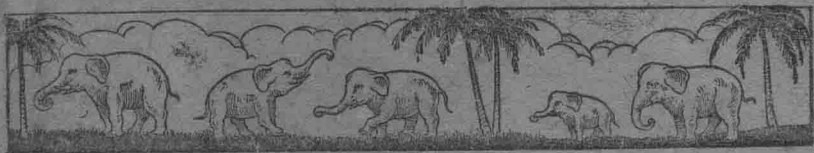
當時西人聚集的地方，除了教堂之外，大家都喜歡到禮查飯店去；在那裏，他們可以跳舞，舉行宴會。但是中國人却有他們自己的總會，很少和外人交際的。

中西人仕通話，大都是用洋涇浜英語，到後來才有人教子女學習正式的英文。和西人來往機會最多的祇有二種人，一是基督教徒，一是洋行買辦。偶爾有中外集合的宴會，高等的中國婦人是見不到的，她們從來不在社交場中出現的。

有錢的公子少爺們，出門照例坐馬車，馬夫們穿了很華麗的制服，前呼後擁，疾馳而過；這是當時上海最出風頭的一件事。

查禮離鄉既久，未免對於任何事件都感到生疏，反而不如在美國那樣的來得熟悉。他曾經有一封信給他在美國的朋友，說他在吳淞，蘇州，崑山等地傳教。吳淞是他最先活動的中心點，同時他還在一個宗教學校裏教書，在他的學生中有一個人，最近是中國的駐美大使，就是胡適博士。胡博士記得當那位新教師跳上講臺的時候，他那魁梧而矮小的體格，使每一個學生都發出笑聲來。因為當時在中國的教師，大都是修長的身材，文雅和莊嚴的態度，胡博士以為那個新教師一定要被那笑聲窘退了；可是出於意外的，他却神色自若的侃侃而談，不以爲意，因此學生們立刻都安靜下來，同時對他發生了敬仰。因為他實在是一個很好的教師。

當時華南基督教監理會，都在楊亞倫博士的管轄之下。他對於管理的方法有些漏裁，查禮有一封寫給南門先生的信內說，有三個人不願在他獨裁下做事，都上日本去了。查禮回國



之後，原想立刻去探望在華南的父母，可是楊博士却不許他這樣做，在查禮致南門先生的函中說：

「我還沒有見到我的雙親，楊博士說我或者可以在陰曆新年時期回去一次。我對於現在的情形，很不滿意，但是我一定要忍耐下去。要不然，我的老友們也許要想到我對於監理會不忠實；所以我祇好像耗子般的靜默着。可是再等幾時，我却一定要對目前的情形提出改革。這位上司從來也不肯顧到下屬的情形，從來不體諒我們；我不願在他下面工作——我也想回日本去。」

但這並沒有成爲事實，查禮仍舊是在楊博士下面工作着。這是出於他的意外的，他竟會在回到中國之後吃到了外國人的苦頭。所以他就存着一個「美國是他的家鄉」的心理。這就是後來他的孩子的生活都習於美國化的原因。

提起了孩子，我們要講到他的婚姻上來。查禮回國的時候，年方二十有三，經過了一年左右，他就和倪小姐結了婚，她的芳名叫做桂珍（譯音），她的原籍是餘姚，她父親是一個很有名的學者，同時又精於法律；她的母親是徐文定公光啓的後代。明朝末葉，文定公就信奉了基督教，這樣基督教就成了他們家族永遠相信的宗教。倪小姐從小就很聰明，父母愛之如掌上明珠；三四歲時，就延師授讀。八歲入學，十四歲就進了裨文女子中學，十七歲畢業，課程中最喜歡的是算術，又好彈鋼琴；十八歲時，和查禮結了婚。生子女六人：——藹齡，慶齡，子文，美齡，子良，子安。

現在我們應該稱倪小姐爲宋夫人，宋夫人的希望是把她的每一個子女訓練成能够自立的人，她的教導很是嚴厲。生在現代的人，似乎都以為訓練孩子應該以他們的快樂自由爲前提，但是從前中國的孩子是不以快樂爲重的。從三四歲起，就要練習看圖識字了。中國的文字有幾千個字，要把它一個個記住實在不是容易的事。

此外尚有禮節，每一個中國孩子，要把這複雜的禮法，一條條記在心裏。古文的習讀是



中國教育最重要的一部份。尙泰著「第一道」，也是很重要的。譬如「黑」的對面是「白」，從這上面開始，慢慢地把字加多起來。譬如像「爆竹一聲除舊」，「桃符萬戶更新」之類。

宋氏子弟却不十分重視這些，因為他們的父親並不贊成這些玩意兒，查禮是一個完全美國思想的人，雖然他到了上海之後，也會孜孜不倦地研習過國文，可是他的思想却改變得很少。他把子女都送到外國式的學校裏去讀書。

他是一個很講實際的人。後來他離開了楊博士之後，他覺得仍有許多事需要改革。他對於中國苦力，像奴隸一般的遭遇很表同情，他決定要把這些地方改善，他就在上海的實業方面從事活動，他就是上海第一個機械經理人，他自己學習怎樣去把麵粉和棉織的機器裝置在廠裏。他就和上海最大的麵粉廠方面熟悉起來，這些麵粉廠是一個姓孫的人辦的，至今姓孫的一族還是中國實業界的重要人。查禮自己也在麵粉廠方面投資，加入股款，這些股票，到現在宋家的人還保存着。

那時候他們認識了孫總理，這使他的前途改變了許多。當時他以為要用基督教來感化中國，他一定要和革命份子有所聯絡。從這時候起，他的一生都在革命方面活動，他是孫總理的代代表，組織人，書記，當總理在國外亡命的時候，他還是總理的祕密通訊機關。

查禮的孩子，都把孫總理當作父執看待，在查禮，孫總理是他的一服興奮劑，沒有孫總理，那位美國化的教士會覺得他在中國的生活太空虛，太無同情了。

不久，他開了一爿印刷店，專印聖經，這才把一般懷疑查禮不忠於宗教的人，稍懷疑惑。有些人以為那是查禮長袖善舞的一端。可是幾年來，他真正開設那印刷店的目的始終保守着祕密，祇有總理的信徒能知道查禮的印刷店，是專印革命文件和傳單的。當時沒有一個人敢做這件事，清廷的監視很嚴密，敗露了就有殺頭的危險，但宋查禮却將自己的生命與家庭的幸福置之腦後，來從事革命。他把聖經和這些文件暗地裏同時印行。





每一次孫總理到上海來，總住在他家裏。孩子們都很自然的把他當作家人一樣，他們雖然並不十分注意到將來的中國政治，然而有他們年輕的頭腦中，對孫總理所講述的一切却很感覺到興趣。他們是從中西兩種文化的溶爐中長大的，他們的父親是一個仁慈的父親，可是他們的母親却是非常嚴厲固執的。

在中國，普通的習俗對父親僅是敬畏而已，一切的瑣事都是和母親商量的。我們聽見過許多關於描寫中國母親的話；諸如她們是自己犧牲自己的，她們是重視禮法的，她們對於治理複雜的家政具有非常偉大的才幹等等，這些話大都是實在的。她們是很想掌握着家庭的權力的。但是因為她們生命範圍的狹小，往往把她的理想發展得太遠。普通的舊式中國太太有一個通病，那就是溺愛子女，把子女們養成了一個依賴父母的習慣，完全喪失了自立的精神。

而宋太太却是新式的中國母親的模範。她的教育子女和管教方法都很好。她是一個虔誠的基督教徒，一生樂善好施，最喜歡幫助窮人。

就是在她的家庭教育方法中，她也拿上帝來做孩子們上進的榜樣。她不許子女跳舞，或者從事別種不正當的娛樂，因為那是上帝所不許的。雖是這樣，她有時也感到很難管教孩子。她最喜歡的是慶齡，因為她是清樣的，這樣的服從。諳齡，那最大的女兒，小時候非常頑皮，宋太太管教她費過很多的心血。她把孩子們很早就送到了學校裏，她對子女們不分軒輊，完全一樣看待，女兒還比兒子先出洋。

他們的幼年都在家鄉生長的，可是查禮對於自己的家鄉却非常不滿，有許多上海商人的習俗，使他非常看不入眼。他又生就的直爽脾氣，喜歡當面批評人，於是上海的商人對於那宋先生，可以說是毫無好感。

由於他的坦白，什麼事都喜歡開誠佈公地辦，說話從不肯隱瞞，所以在許多講虛偽，考究禮儀，不喜歡直爽的人們之間，是得不到歡迎的。